

两代特工  
十面埋伏

胡文轩忙拉住女儿的手，解释道：“不是爸爸不要你，是我们这个组织实在不适合女孩子。规矩太多，家法太严，很多事情会让你身不由己，甚至是将来的终身大事。加入这个组织的人，尤其是女人，命运就会改变，多半会成为一场悲剧……起码，幸福就不会掌握在自己手中了！你说，爸爸能忍心吗？不，我不会轻易让你加入的！”

他的语气很沉重。为了说服女儿，他不遗余力：“有些事，你表叔也清楚，当知我不是虚言。”他看着江静舟，期

22

敲定住宿问题

着他的共鸣。

“真有意思！”江静舟莞尔一笑，“第一次从你口中听到你对你自己组织的中肯评价，难得啊，而且实在精辟！文轩兄，我能将这句话理解为你舐犊情深、良心未泯吗？”

“江致远，我请你注意你的用词，当着我闺女的面，我不想和你……”他拉住沁梅，掏出钱包，“阿梅，你去让门口坐着的陈副官帮我买一包烟来，牌子是……”

“我知道的。”沁梅知道他支开自己，接过钱，转身走了。

“江老三！我希望你以后注意你的言行，当着孩子的面，要有长辈样子！”

“胡老二，其实我原本想用‘虎毒不食子’这句俗语。你那个组织名声在外，不用你我评论！不过今天我真的要对你刮目相看了，在沁梅的问题上，目前仔细品品，你倒真像个不错的父亲。”

两个人说到这里，竟然忍不住相对一笑，但机锋仍在。

“你去宠你家那个公主，我自爱我这个女儿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好吗？看在你是沁梅表叔的份上，终究绕不过这层亲戚关系，我倒想和你约法三章！”

“三章？”

“是的，为了我的阿梅，我要和你约法三章！”

“说来听听。”

“这第一条，以后当着孩子的面，咱们都要克制，尽量少争吵，不允许彼此

使用攻击性语言。”

“哼！”

“哼？就是答应了！这第二条，当着孩子的面，不谈往事。”

“哼！”

“第三条嘛，不允许动辄拿谁是沁梅的生身父亲来说事，别让孩子伤心。”

“再次赞一句，你良心未泯！”

“你又来了？江致远你不讽刺别人就难受是吗？哦，对了！还有最重要的一条……”

“约法三章？约法四章？”

“呃，这第二条、第三条可以合并。我要说的最后这一点最关键！”

胡文轩死死盯着江静舟的眼睛，几乎是一字一句地说：“她还是孩子，别把一些政治上的因素加到她的身上！我更不希望我的女儿，染上一些不好的色彩，为一些组织做不良之事！”

江静舟也毫无畏惧地与他对视：“你的这些条条框框霸气得很呐，不过，我凭什么答应你？”

“凭你我都是这个女孩的亲人！江致远你相信吗？为了阿梅，我可以让你，容忍很多东西，但我的底线也是很明确的，这个你懂！”

江静舟冷笑着说：“胡文轩，我回答你，你心里的那点儿小算盘别人也都明镜似的！关于沁梅，我是长辈，就会守好长辈的职责，她的幸福对我来说也很重要！请你也记住这一点，无论何时

地，她不开心了，受伤害了，我一样会出手相助！你不用想太多，不用腹诽什么，我既然放不下和她的那份血脉关系，千辛万苦找到了她，找到了这个如同孤儿的孩子，自会关照她、看护她。血缘关系也许并不相近，但是亲情永远都在！一句话，你记好了，沁梅和宁兰一样，都是我此生的牵挂！”

他这番义正词严的话语，让胡文轩微微愣怔，胡文轩正在品味他话里话外的意思，却看到沁梅走了过来。

胡文轩忙转移话题：“阿梅啊，工作嘛，就算决定你去你表叔那里，可还有你的住处呢？”

“我听两位长辈的安排。”

“看我干什么？你既然有父亲的名分，又爱做主，你来定吧！”

“致远，我倒不是不想让沁梅住到你那里，关键是你家宁兰如今不在这里吧？听说在南京，要是宁兰在，她们表姊妹倒可以做个伴。你那里现在不热闹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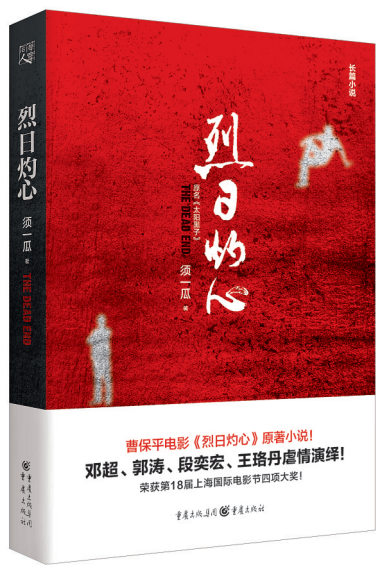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那里热闹？也无所谓，你爱怎么都行！”

“不是，我不是在和你商量吗？”

“我想，我如今是大人了，马上就要参军了，我可以住宿舍吗？每到周末，我可以去看两位长辈。”沁梅怯怯地说。

女孩的话让两个长辈都不再说话，就算答应了方案。

（摘自《若爱重生·周旋1946》 纳兰香未央 著 九州出版社 出版）



闭目窥罪  
善恶一念

伊谷夏说的酒店真的送来了年夜饭，比她说的两样菜还多。一锅水煮活鱼，一盆腊肉，还有一个两层蒸锅，下面是红菇鸡汤，上面是煮熟的面条和上海青。酒店的人说，鸡汤泡面，吃了健康长寿，一定要吃。

比觉喂尾巴吃鸡汤泡面，尾巴小口小口地吃了。

杨自道接了辛小丰的电话，把的士开往医院。比觉征得护士的同意，借了三张白方凳拼成桌子铺上报纸，三个人挤在尾巴床前吃年夜饭。看到这些菜，

28

新年噩梦

杨自道说：“真他妈的想喝两口啊。”

辛小丰说：“要不我下去买点啤酒？这花生下酒最好。”

“别了。”杨自道吃着花生说，“还要开车呢。这花生，好吃！”

比觉说：“除夕也没店家开门了。再说，在病房里喝酒也不好。”

看着大家吃花生，尾巴也要吃，辛小丰喂了她两颗，尾巴居然呛咳起来，小脸憋得通红。比觉看得脸都白了，生怕尾巴把心脏咳裂。辛小丰嗷嗷(ni è rú)道：“才两颗……”

比觉黑着脸，杨自道对辛小丰使眼色。

尾巴恢复后，要看伊谷夏送来的卡通画册。比觉说灯光太暗伤眼睛，让她白天再看。尾巴就要看，辛小丰看看日光灯，说：“看图应该没关系。”

比觉瞪了辛小丰一眼：“妇人之仁！”尾巴听不懂，但感觉他在骂辛小丰，说：“最讨厌老陈！”杨自道拍了拍尾巴的头，笑着说：“没有老陈早就没你啦！老陈也快被你弄死了。乖乖的，让我们吃完饭，我们就给你压岁钱。”

尾巴大叫起来，又咳了几声，杨自道连忙让她别激动。

三个人继续吃饭，鸡汤不烫了，水煮活鱼还很烫。腊肉相当美味，辛小丰给尾巴夹了一块，尾巴看着画册，张嘴吃了。

比觉说：“海珠打我电话，说临时工很懒很笨，今年年关鱼卖得不如别家

好，希望我这些天能过去一下，新买的鱼苗要费心照顾，那个临时工靠不住。我要不要过去？”

“那我叫人替一周班吧，我来医院陪着。一周行吗？”杨自道说。

“应该不行，鱼苗很难料理，一天要喂很多次，每次都要把鱼食打碎。海珠当然希望我去上班，说不好一直空着位置等我。”

“不然就拉倒，谁稀罕那个苦差事。”辛小丰说。

比觉说：“你不知道我们需要钱吗？”

辛小丰说：“我是说，她不要你，你还求她什么呀！”

比觉说：“海珠那人我知道，她很难信任别人。再说，她一时冲动给了我们这2000块，过后肯定后悔。若不让我干了，她这钱就真没了。”

辛小丰说：“我那天去渔排上拿小金鱼，你知道吗，她就睡在那里！”

比觉很吃惊，但很快就缓过来了，说：“也自然。”

杨自道和辛小丰互相看了一眼，再看比觉，三个人突然轻笑起来。比觉说：“我操，别想歪了，不是那么回事。”杨自道和辛小丰还在笑。

比觉说：“说正经的吧。这次尾巴的费用已经接近4万块，到春节后尾巴出院时估计要超出4万块。我们还得借钱。更重要的是，出院后她的康复和营养要跟上，这也是一笔开支。乔教授

说，如果康复得好，10个月就能进行根治手术，那个手术顺利的话，也要4万块左右。所以，我们要有所准备。”

杨自道点头，辛小丰的电话响了，他一接，听出是台湾设计师的声音，便走出了病房。

杨自道说：“对了，尾巴出院后再住你那渔排上是不是不妥？你最好问问医生，渔排上条件太差，而且万一有事，找医生也很不方便。”

比觉说：“那你说让她住哪儿？你们家一天到晚没人，而且那个鬼鬼祟祟的变态房东，我看尾巴还是少接触他为好。”

台湾设计师在电话里说：“原来计划春节前回去，和你一起辞旧迎新，结果被孩子出国的事耽误了行程。今天忽然梦到你被枪毙，不，是被执行注射死刑。我看到你被绑在那儿，对着我微笑，吓出一身冷汗。呵呵，我们家乡的风俗，噩梦说出来就破了。你还好吗？”

辛小丰也被台湾人的话激出冷汗：“都好。”

“真的很挂念你，小弟，你的眼神总让我牵挂。好好的，好吗？我初十前回来请你吃饭。Happy new year!”

辛小丰说：“新年快乐，也给你一家拜年了！”

（摘自《烈日灼心》 须一瓜 著 重庆出版社 出版）

（本连载完，敬请关注下期连载）